國朝寶鑑卷之八十三

憲宗朝一

憲宗體健繼極中正光大至聖廣德弘運章化經文緯武明仁哲孝成皇帝

諱[illegible]字[illegible] 純祖丁亥七月十八日辛酉誕降于昌慶宮之景春殿在位十五年己酉六月六日壬申昇遐壽二十三葬景陵在楊州

純祖肅皇帝三十四年甲午十一月甲戌十三日 純祖肅皇帝昇遐于慶熙宮之會祥殿

越六日己卯 王世孫行冠禮即位于崇政
門 上孝明世子之子也尊 明敬王妃
爲王大妃追尊 孝明世子爲王上謚曰敦
文顯武仁懿孝明廟號曰翼宗陵曰綏陵遂
尊 王大妃爲大王大妃 世子嬪趙氏爲
王大妃告廟受賀頒教大赦先是丙戌冬
神貞翼皇后(王大妃)夢 文祖(翼宗)以雕玉樹匣
以授之已知爲慶兆及 上誕降覃訏之音
若發金石龍睛犀角日表秀朗未百日而能
立數歲通周興嗣千字文百餘字 文祖意

其目習試以他書輒指其宿所知曰是其字
文祖大奇之曰好學其將勝予乎嘗所御屛
畫人物戒勿令壓之曰畫中見疼矣其聰明
仁愛之著於天賦者已如此庚寅 文祖賓
天上時四歲聞殯殿號泣之聲亟止遊嬉
引席俯伏曰吾亦參班戚容動人是歲九月
冊王世孫受冊于重熙堂循循禮度儼若成
人 純祖曁 純元后大嘉之壬辰九月行
賓客相見禮仍開書筵讀數遍輒成誦聽說
文義已瞭如及 純祖禮陟 上冲年恤宅

宗饋奠必親哭泣必哀國中服其孝用祖
宗朝舊典 純元肅皇后大王大妃垂簾同聽政
大小事皆稟決焉○下內帑銀六千兩教曰
畿湖屢經慘歉祭需卜定特爲除之以此代
給仰體 大行大王恤民之至意○十二月
玉堂聯劄請開講曰帝王之治必資學問非
學問無以辨天人理慾之分鑑歷代興亡之
機雖道成德立之君莫不慥慥爭是惟 殿
下聰明雖原天縱聖學未臻緝熙薰陶涵養
此誠今日之急務也古人制訓未嘗因喪而

廢書列聖宅恤纔過公除輒行講對豈非
殿下之所當法者乎饋奠之暇晨昏之餘頻
賜召接討論經旨開發聖衷以盡啓沃之方
不容斯須緩也伏願一遵大行朝已行之
例仰纘徽規日新聖工寬禮假色於挾冊登
筵之臣俾有以竭其智力弘其資益焉上
嘉納之○領議政沈象奎奏曰近日無賴輩
圖得宮署占奪徵稅於漁場塩田民瘼莫甚
於此請嚴禁從之
乙未 元年春正月下勸農綸音于八道四都○

是月尊 純祖爲世室○召見黃海監司徐
萬淳于便殿敎曰方伯之職按察一道黜陟
守令生民休戚關係至重切勿以勢家巨族
拘於顔私治否善惡一一詳探以盡對揚之
責以副委寄之意○三月禁諸道吏逋徵族
之弊○命蕩減交河郡當年結稅及壬癸兩
年停退軍錢以寬民力以新卜山陵也○夏
四月嚴禁奸民之藉托書院濫稅侵民之弊
因備局啓也○還御昌德宮○葬 純祖肅
皇帝于仁陵○五月上追崇諡冊于 文祜

廟御仁政殿頒教受賀○中外癘疫熾行命
設祭禳之○秋七月命革罷文科易書之法
從大臣館閣諸臣之奏也○八月命蠲島古
羣山漁稅限三年權減俾紓歉歲民力○九
月嶺南人李德垕年九十七赴會試未中
上聞之特授五衛將台見于便殿賜衣資食
物以送之○命革八路契坊及保率之弊因
正言金權疏也○冬十月因山時沿路所損
民田命蠲減於田案○被災諸道依鄰分等
或減稅或停捧○設賑于京畿關北被災最

甚邑劃下前賑餘濬川司年及嶺運年之作
祖者萬餘石于京畿别賑米四千石于關北
○十一月增建　太廟永寧殿都監依例請
坊民赴役教曰連歉之餘都下民情甚悶其
除之○左議政洪鳳周啓言我朝專尚儒術
而挽近俗習漸變反以讀書為恥豈細故也
今日林下旌招之士只有兩儒賢而年皆篤
老繼此抄選之擧不容緩也至於經明行修
之薦亦有　祖宗已行之徽規并宜及今修
明徐揆公議令銓曹簽仕與甄用必擧擬首

以示朝家風厲作興焉從之仍命祭酒宋稺圭副護軍宋啓榦加資遣史官諭旨○十二月禁稅穀防納之弊○命蠲蕩寧遠郡流亡户還穀之在虛簿者因適箕伯鄭元容奏也○鄭元容奏曰襄毅公金景瑞爲國抗難竟辨卓節 列聖褒典曠世無憾而祠宇尚闕額號爲一省士民之齎鬱請下詢大臣處之敎曰不必詢問依施○嶺南綿歉因道臣疏請許施大同綿布折半代錢咸陽山清等四邑田稅三分一代錢湖南道臣又疏陳綿歉

之狀亦許折半代錢

丙申二年春正月左議政洪奭周啓言故承旨任長遠妻丁氏年滿百歲事甚稀貴合有示意命直封貞敬夫人厚給衣資食物○二月掌令盧光斗上疏言堯舜之道只在一部小學而大僚進戒以小學爲今日受用之資伏願 殿下必以小學一書須臾不去字字而必辨其義句句而必究其理非但講說而已思有以體之非但體念而已思有以行之推之政令施措之間無往而不然則堯舜之道

不過如是而已謹採諸經中彝倫上切實語各一編足以小學一二章逐條付末寫成一冊奉獻講筵之暇時賜觀覽則未必不為萬一之助也 上優批嘉納特授右副承旨○洪奭周啓言延安民李思得捐身救父於火災中被爛瀕死雖子職之當然誠極嘉尚請題給食物永蠲身役從之○廣州留守朴岐壽請流亡戶還穀二千一百餘石排年徵捧特命蕩減○三月遣大臣李相璜洪奭周于元陵華寧殿攝行酌獻禮以 英廟昇遐舊

甲　正廟御極周甲也○遣承旨致祭于清
原府院君内外祠版○命蕩減華城流亡户
還穀七百餘石從洪奭周奏也○造讖緯妖
言煽惑衆民者命依律正法○夏五月奎章
閣印進　純祖文祖兩朝御製合附於　列
聖御製藏于奉謨堂文獻閣五處史庫及館
閣校正監印諸臣施賞有差○命禁金銀礦
私設之弊○秋八月永安府院君青陽府夫
人緬禮日遣都承旨致祭○九月兵曹判書
金蘭淳啓言武科宣薦人當依定式分防西

北而許多人之邊邑分防不無其弊在前亦
多除防之時請下詢處之　上命除之並蠲
納米○藥房入診入侍　大王大妃命進吏
判徐耕輔兵判金蘭淳于簾前諄複提教曰
每有申飭認以例談豈謂主上幼冲婦女不
識政事而恣其所欲為者耶兩銓除拜屬耳
姑未知如何為之而九重之內亦有耳目慎
勿循私作罪作罪則他日以何顏歸拜　先
王卿輩祖先亦何以見之乎○冬十月洪奭
周啓言荐歉之餘藍縷行乞呵凍之苦失所

幼稺宛轉之狀尤切憐惻臣以遺棄兒收養一款曾有筵禀而縱其年紀稍長不在收養之限者若一切恝視則十難一全恐非對揚聖朝不忍人之政也寒乞兒之設審留接無去者之量宜造給已有受教定式請申飭中外準例救恤期無一民失庇之患從之○奠凋又啓曰穡事荐歉竊發相續爲守宰者旣不能懷保又不能鋤治鎭營校卒索貨交通來頭之憂不知所屆先以嚴戢之意行會諸道三南營將極擇差送考績黜斥似好從之

○飭京外刑獄之官俾毋得滯囚輕罪○因
雷電大王大妃下責躬求言之教　上減
膳五日○洪奭周奏言近日三司應旨之章
率皆以仰勉聖學為應天之第一義是誠不
易之論也臣之膚淺顧安有贅陳於此外而
帝王之學異於匹庶講讀之中尤當以延訪
詢諮為要雖於經傳文義之外如國家事務
閭里情狀人才之長短能否皆莫非今日之
所當明習者苟不訪於廈旃晉接之臣隣則
亦何以開張聖聰日聞其所不聞乎古人曰

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自古論治道者莫不以
言路之開閉卜國家之安危今之言路亦未
可謂之開矣公車之牘終歲寥寥官師之規
廢閣已久日前求言之教乃是御極後初有
之擧而側耳數宿尚未聞有朝陽之鳴鳳即
如臣不才瘝職者亦不被一言之勤攻又何
望幽隱之畢達而闕遺之悉聞乎竊願自今
召接之際凡有敷奏之言必賜開納之意反
復酬酢俾下情得以上通章牘之間雖或有
狂讜觸忤之言亦必包容假借以示虛受之

意則庶幾四方之昌言日陳於前其爲裨益有不可勝言矣答曰陳勉之言丁寧懇惻敢不服膺乎○命災邑守令之不堪任者不待殿最遞改○教曰北路歉形近年中以爲最甚冬節及春窮民情遑急景狀如目見矣明年賑政道臣應爲經紀而朝家豈無軫念乎本道所納蔘布許令代錢以除民力而其中折半留置用於賑資端川貢銀一體劃給進上蔘貿折半停捧並補於賑資○校理李正履奏曰今我 殿下始講魯論日新盛德之

工宜無間斷而法筵稀御雖逐日勸講延接臣僚不過暫時旋即退出竊伏念自内講讀必有不息之功而猶不若在外頻接臣僚之爲有益且伏念講筵停止日例有玉堂書入故事之規蓋以九重燕閒之中易生逸豫之心故用此將以備鑑戒而替訏謨也此是我聖朝美事伏願進講之暇日力有餘頻令無時召對温習文義諮訪治道講筵停止之日亦令玉堂書進故事而親賜批答則亦足爲討論典故考文遊藝之一助 上嘉納之○

教曰北關關東歉荒之狀旣因前後道啓而知之矣其間賑政未知何以拮据而哀彼幾十萬赤子當此寒節顒領濱死之狀如在目中夙宵憧憧食不下咽月初北關雖有示意之擧殆同沃焦有名無實以此之故又於南北關户曹所納蔘布代錢之折半當納者限明秋停退均廳所納詳定布代錢者折半均分蕩減於南北關折半劃補賑資南關所在官船錢七百兩劃給貿塩各殿朔膳及三名日方物限明秋停捧臘月進上一體停減本

宮別差所管海戸進上限明秋停減內局一
年所捧藥材令本院區別分數停減關東則
軍布依道臣年分狀請許施均廳所納漁塩
船税折半則劃補賑資以爲兩道民紓力之
地內下銀子八百兩於北關四百兩於關東
丹木四千斤胡椒六十斗白礬一千斤於兩
道特示朝家顧恤之意○兩湖大同綿布依
嶺南例並許折半代錢○十二月命劃給賑
資穀三千石于湖西八萬石于嶺南因道臣
啓請也

丁酉 三年春正月躋祔 純祖肅皇帝 文祖
翼皇帝于大廟祧祔 景宗大王于永寧殿
○加上 大王大妃尊號曰文仁 上 王大
妃尊號曰孝裕 上御仁政殿頒教受賀○
命故領議政李時秀故領議政金載瓚故右
議政金履喬故吏曹判書趙得永配享 純
祖廟庭○景宗祧遷後配享功臣故領議政
惠定公李濡故判書忠文公閔鎮厚依錄勳
人例並施不祧之典從右議政朴宗薰奏也
○三月冊金氏為王妃承旨祖根女也 上

御仁政殿頒教受賀遣承旨致祭于忠獻公金昌集翼憲公金履素內外祠版○嶺南饑癘設祭禳之○夏四月朴宗薰奏言見今農務方殷勸課是急今之守令實無古田畯之職簡其儀躬自巡視推誠心使愚氓孚感而或不能如是者著之殿最俾為警飭可也從之○召見全羅左水使任泰淳于便殿教曰水使謂非牧民之官多行掊克之政軍卒獨非民乎平時不能殫心愛護則設有不虞之警其何以望盡心乎○秋八月遣承旨致侑

于宣武祠征東官軍祠遣道內秩高守令致
祭于南原府誕報廟○奎章閣印進　列聖
誌狀奉安于奉謨堂宙合樓五處史庫及館
閣頒賜諸臣○冬十月濬源殿所奉　太祖
影幀有賊變　上素服舉哀避正殿減膳撤
樂遣大臣禮堂奉審後行慰安祭命捕賊誅
之設都監移摹　影幀○命蕩減北道舊還
未捧者一萬六千餘石因奉審大臣朴宗薰
回還筵奏也○十二月兵曹判書權叡仁啓
請關北人許通宣薦從之

國朝寶鑑卷之八十三

國朝寶鑑卷之八十四

憲宗朝二

戊戌四年春正月 上御仁政殿頒教受賀以
大王大妃寶齡五旬稱慶也 上下教曰月
正元日既伸頌祝之忱此誠千一之休也命
蕩減貢人舊遺在三千斛及諸道舊還窠久
者五萬斛○命修築諸道堤堰從領議政李
相璜之言也○右議政李止淵奏曰各邑有
官都結名稱者凡田結作夫每夫有户首收
聚田夫之所出納于官而取其贏餘自償其

勞者也今官長替行戶首之事其贏餘盡歸
于官其始則定價稍歇故戶首雖怨其失業
結民或言其無害其後則稱以歉歲漸增其
價秋雖登稔仍以春價責納此民國必困之
擧也請一切革之從之○楊州牧使閔永勳
上䟽陳還弊又䟽請城餉捴添劃一萬二千
斛限十二年除耗排移大臣難之教曰維楊
是畿輔根本之地弊到極處不可不變通豈
可拘於經法乎其䟽所請並許施限一朞久
任以為矯捄可也○京畿監司李光正狀陳

陽智縣凋弊難保之狀教曰豈可視若尋常
不爲陽民地乎軍錢及還穀並折半蕩減兩
稅未收限三年代錢排納○初臺臣姜時煥
以言事安置楸子島至是 大王大妃教曰
此人之疏所謂輔幼攝國治日少亂日多在
予誠藥石也特命赦之○二月 太祖影幀
移摹告完 上詣慶熙宮光明殿行酌獻禮
命大臣朴宗薰陪進展奉于濬源殿 上下
教曰追惟我 太祖大王睠顧豐沛之盛念
豈無此時識喜之舉設北道道科○兵曹判

書權穀仁啓曰凡係軍制皆有定額故收布亦有定數本曹有廳軍即有蔭子孫之設廳收布以濟本廳經用而特以有頃無代故額數則增刪無常身布則盈縮不一或移蒸他任而民多疊徵或謀避重役而簿有虛錄此專由於初無定額也故相臣鄭曉錫按察關西時其道有廳軍報廟堂定恒數故諸道中無弊請依關西已例永除其兒弱雜頃只從元額收布從之○三月 上行進講閣臣徐有榘奏曰 列聖治法政謨專在於講筵學

在英廟朝倦勤之年猶不廢朝晝夕三講

一日晝講之餘命大司成率館齋任入侍講

中庸命副提學泮長互相發問反復說難至

今傳為盛舉 正廟辛丑設摛文院台經筵

諸臣及閣臣講近思錄文義之外治法政謨

閭閻疾苦使之悉陳無隱日既暮又歷臨弘

文館台玉署諸臣講心經一日之內兩次講

義裒然成帙搨印頒賜又命選文臣中年少

者月再講製編次講說合為數十卷乙卯慶

禮時華城幸行只隔數日臣於日將暮時承

命入侍于便殿纔及殿庭伏聆讀書玉音進
伏香案之前御讀即朱書百選也下教若曰
近日機務煩劇而自來課程有不可暫闕乘
此宴時之隙爲充百遍之數矣 純廟初年
臣屢登講筵矣諸臣所陳未嘗無批答之時
癸亥以後日御法講講說之奉藏于内閣者
合爲十二匣 列聖朝勤於講學如是矣古
語曰欲法堯舜當法祖宗 殿下繼述之道
捨講學而寧容他求哉 上嘉納○夏四月
平山士人申宗赫家失火其子婦李氏欲救

其祖先祠堂三入火燄中竟爛死黃海監司
鄭基一聞于朝教曰李以鄉曲匹婦誠意之
卓然甚爲嘉尚特給復戶褒奬俾風俗警動
○上詣文廟行酌獻禮教曰今日瞻謁夫子
廟宮即 先朝癸亥已行之禮也賞泮長以
下○申明外邑吏原額使毋得增加○閏四
月 純祖實錄成命分藏史庫○五月命諸
道抄薦經行才學之士從李止淵之言也○
六月時天旱畿湖尤甚備局請相當穀代播
且令免稅從之大司憲徐有榘上疏略曰代

播之令出於失稼得此勿令全荒之意而懲陽之餘必有伏陰恒陽之後必有恒雨其理不忒昔在　正廟戊午湖南夏旱朝令代播蕎麥臣時守淳昌勸相其役未幾溪澇鼎入告饑盖代播誠是也而所播之種未得其宜耳我東穀種名品雖繁其晚蒔而可食者惟有蕎麥與菉豆兩種而俱惡濕而喜燥宜瘠而忌肥以是種而播植于下濕膏沃之地旱極澇至之時無怪乎徒勞而無功也臣聞中原通州等地有六十日稻初秋下種初冬收

穫上海青蒲等地有深水紅稻六月播種九月成熟德安府有香秈晩稻耕田下子五六十日可以食實此皆晩蒔而可食者也臣謂每歲節使之行多方訪求按名購來須之八方轉相傳植則不過一二年人享其利不煩勸相其於廣嘉種而救災荒豈云少補也哉臣又聞陸耕之農倍艱於水耨之工飯稻之風又盛於百年以來遠水之乾坪依山之梯田無不翻作水田一有旱暵輒致抛荒而以其繫在旱田之案原無把束給灾之例區別

一差吏有幻勘之失民徵不毛之稅此已有
乖於綜覈之政臣謂嚴立科條除非灌漑有
路及自來水生處外本繫旱田而翻作水田
者逐加査櫛一並還作旱田如有冒禁者施
以大典冒耕之律未必不有助於裕民食備
灾荒之道也　上優批嘉納令政府一一採
施○李止淵奏曰救荒之政莫先於節財用
自宮闈凡係不急者一切省減營繕造作燕
賀等事皆停撤俾中外有所觀感答曰雖在
常時猶如是況屢歉之餘公私如竭予當體

念矣卿亦隨事規警上下交勉可也○秋七
月江華留守朴永元以餉穀還逋一萬餘斛
無處指徵啓教曰江華國家保障重地弊至
於此何忍恝視特命蕩減○副修撰金大坤
奏曰臣嶺南人也嶺南民情之最切急者大
歉之餘民力未紓百人之徭十人當之臣謂
死亡之役勿徵於生者可以保民詢于大臣
大臣以其奏非論思之本色請論責　上命
勿責曰民事也○李止淵請禁使行渡江時
從人濫隨及商賈混入教曰玩好之物常多

徒為貽羞於彼國此豈細憂乎命定從人額
數及禁貨物名著為式○八月禮曹判書趙
秉鉉奉使關東還白于朝曰江陵流亡戶還
穀最為弊命其穀四千八百斛停捧○冬十
月教曰畿湖荐荒之餘又遇慘歉方議移粟
而賙賑且許還布之停代而此何足以紓力
而賴活哉命畿湖大同限明秋退捧○刑曹
言咸平縣社壇作變罪關大辟而朴成巡安
南玉皆年未成丁未便斷律請詢大臣議之
命特施次律曰年甚幼稚何可責乎○命京

畿及三都劃給賑資仍飭賑政又內下天銀
二千兩丹木白礬各三千斤添補賑資○十
一月 上臨講筵謂朴宗薰曰何以則能知
賢者乎宗薰對曰此唯在於勤學矣學問進
就德性修明則鑑別不差賢愚易見矣人主
之職尤以知人為先若其學識不明雖有賢
者而或不知其賢又或以不賢為賢何以為
治乎 上然之○李止淵請飭諸道田政教
曰所奏深得務本之要道守令之勸墾勤慢
當有殿最黜陟而民人中如有出力廣墾者

隨即狀聞論賞以為激勸可也○止淵又奏曰畓農之偏被旱灾者即寢廢付種專尚移秧之故也移秧古無是法我國中古以後始自南中諸路倣效今成通規盖付種則必四耘五耘而方能食實移秧則不過二三耘可收全功故農民之惰於服力者一以移秧為務民之所欲天雖曲從難保其趁移必雨逐歲靡咸則與其移秧而倖望食效曷若付種之十全無虞也古嘗設法而禁之故移秧二字不敢登聞於朝廷則禁之也宜矣從之○

十二月吏曹以成近默李敏行李亮淵洪直弼等才學最著薦李止淵奏曰登薦諸人員望士林而實踐篤學可謂一代之雋選豈非為朝廷喜乎其令吏曹及道臣敦勸供仕俾振興儒術維持世教 大王大妃曰當此聖學長進之時尤急招延輔導之道經筵官抄選可也政府以金仁根成近默宋來熙應選上皆敦諭召之辭不至○命發賣倉穀時米價翔貴又值塞江都下貿遷益窘故有是命

己亥五年春正月朔日 上親上箋文于 大

王大妃是年卽　大王大妃實齡望六也仍
御仁政殿陳賀頒赦中外命蕩减貢人舊遺
在三千斛及諸道舊還十萬斛○諭八道四
都飭勸農之政○右議政李止淵奏曰聖人
之孝莫大於以親心爲心惟我　慈聖所期
勉於　殿下者專在於聖學日就聖德日新
而已　殿下苟能克勤于學克修厥德則所
以奉承　慈心者其爲孝奚但以遇慶禮節
之一時順志比論哉在前惟以程課講讀之
勤爲辭到今不得不以知行兼備之道仰勉

此非蹕等之論即是推本之意也　上曰陳
勉之言出於眷眷憂愛之誠敢不服膺　大
王大妃謂　上曰大臣所奏言言事事皆切
實矣予今何望而何恃雖日日稱慶年年尊
崇無足為喜惟是聖學之時日進就真予之
所望而所喜也○止淵又奏曰先正臣宋時
烈道德義理集成羣儒實繼紫陽之統而
孝廟朝魚水密勿尤是千古一有之盛隆也
列聖朝御極之初每有致侑之命便成斯文
之恒典況今年異於他年其在繼述之義宜

有睠念之舉矣 上遣承旨致祭于驪州大
老祠其嗣孫令銓曹調用○二月遣大臣攝
行酌獻禮于 寧陵是年即 孝廟禮陟舊
甲也○三月畿伯以朔寧郡民家一百四十
戶一時燒燼聞遣宣傳官慰諭仍教曰百餘
戶當如彼之慘境而道臣不遣一裨豈可乎
道臣施以越俸之典○上諭 綏陵親祭曰
予小子嗣有曆服五載于今始克祗謁仙寢
恭薦洞酌曷敢曰粗伸慟慕而亦不可無寓
意之舉賞陵官祭官及道臣地方官○夏四

月 上御晝講特進官李憲球奏曰臣曾經全羅監司而各宮房各營各司屯土收稅時各該導掌無論陳廢與否一倂執摠期欲充慾乃已故小民至有蕩竭甁儲之患毋論某屯收稅之節一委各該邑以錢則從市直以米則賃船輸納勿送導掌可也下廟堂議大臣曰一定斛數令其邑自納似可防弊然亦未知及期輸納究得兩便之方略可以着手釐正也答曰予則惟從大臣之言而一分有益於民雖有妨於各宮各司何難聽從也○

六月嶺南三倉漕船十四隻及湖南執籌船四隻渰沒李止淵奏曰當此之時如不量入為出務盡省約則一年支計萬無其策此政上下警惕之會也按簿計斟酌贏絀即有司存而應天弭災之實竊有望於躬先節儉也答曰今日賓對專為講確此事也大臣與戶惠堂爛商節省之方條列以入雖至難之事予當不靳聽施也○京師大雨五部民戶漂壓者千餘遣宣傳官行視于四郊亟令賑廳別施優恤之典○秋九月修撰李正履上疏

略曰士之幼學壯行各有其蘊抱經濟百無一試者莫今時若也 列聖朝盛際經幄招徠之彥未嘗不歷試於芻牧親民之官目今吏塗淆雜民憂須洞凡係才學掄薦之士畀以字牧之任使盡鞠答之責則牖民化俗必有成效也 上嘉納之○李止淵奏曰畿內荐饑民勢艱棘昔在 正廟癸卯甲寅連有田結大同代捧小米之惠 先朝壬辰亦有代錢之例蓋以根本之地輒施格外之恩故也京畿各邑旱田所納大同米許令詳定

代錢則災民可以紓力也教曰苟利於民何惜之有況 先朝已例乎又教曰三南綿歉無異於畿內亦不可無特施之典大同布並以折半代錢○申明五家作統之規糾察邪學先是有象譯劉進吉者引西洋人范世亨等東來稱爲教主潛跡於國內至是發覺命捕獲鞫之並置之法下斥邪綸音于中外○贈平澤士人權瑋臺職瑋故忠臣順長之玄孫也嘗於壬子痛斥邪教反被搆殺故有是命○冬十月吏曹判書權敦仁以蔭宰李擬

兵曹參判大臣以無例請改之敦仁上疏辨
之曰蔭宰之不許騎曹臣未見金石之載以
蔭宰而前後爲騎曹者已非一二數大臣亦
上疏辨之曰 英廟朝乙未年特授後七十
年間銓曹擬望固有數人此乃勳府戎垣以
後之事不可與凡蔭宰比而同之答曰吏判
以掌故爲言故認以有據卿又如此朝廷上
相可否不害爲美事而須有著式然後可無
疑眩今則改之此後則勿拘通擬可也○御
講筵讀詩七月章閣臣徐俊輔奏曰八章之

辭首尾諷誦潛心體認則今日蔀屋之生涯
有若親睹於目下也昔在　正廟朝書此八
章於御屏朝夕觀省粤我　純廟朝亦鋪此
屏於燕居時時諷咏蓋出於不忘民勞之聖
意也伏願　殿下克繼　兩朝之志必須書
置座右常目在玆恒使生民衣食之艱難疾
苦留在心中而體念焉　上以爲然○上聞
別軍職金見臣病卒令户曹賻助所經各道
護其喪曰念其軍功不勝惻然遠地運柩不
可不念見臣關西人也於壬申西賊之亂以

義兵將有戡亂之功也○十一月右議政趙
寅永陳勉四條一曰愛親二曰法祖三曰敬
天四曰恤民 上曰予雖不敏當事斯語矣
大王大妃令玉堂書揭壁上以備觀省○十
二月 景慕宮奉安閣火 上親詣奉審後
上手撫卓上書冊曰此是救出於火熖者乎
即命重建○特下內帑銀一千五百兩及丹
木白礬各三千斤命分給兩西曰自聞其歉
荒寢食靡甘

庚子

六年春正月行賓對 大王大妃曰 主

上春秋爲十四歲宗社之慶無大於此仍問山林中誰當先招乎趙寅永曰四儒賢並當招延若盡誠禮宜無不來之理 列聖朝以来筵席無山林不登之時矣乃諭召祭酒宋啓穉及經筵官金仁根成近默宋来熙皆不至○趙寅永請嶺南穀運送兩西以補賑資教曰兩西所聞可驚可悶未霢之前不可暫忘今聞所奏甚幸矣○二月趙寅永奏言自前漁稅每易騷擾宮差或多憑藉故提稟檢飭非止一再設令今年痛鋤奸民明年必有

繼起利之所在其源未可猝禁莫如量定稅
額使該邑專管收納則宮納自在浦弊自袪
也從之○先是春川府使李是遠以蔘圃定
稅因道臣論劾徒配延豐縣至是大臣奏曰
原其心則豈出於救弊且其老母年垂八耋
長在癃病雖非在法應贖若蒙矜諒實合孝
理之政也答曰其心則出於捄弊容有可恕
命赦之○上行進講閣臣朴綺壽因文義奏
曰先儒有言欲求伏節死義之人必取犯顔
直諫之士平時不能犯諫則雖當患難之時

豈可責之以節義守人君苟能於無事之時
必取此等人用之則患難亦無由以生矣伏
願收拾人才以爲制治于未亂焉　上嘉納
之○三月先是咸鏡監司朴岐壽狀請長津
民之移接於江界七坪者應役于長津下廟
堂議詢問便否于箕伯至是平安監司金蘭
溥啓言移來者三百餘户而有多年樂土之
業築斯籍斯納稅受還今若移役所失之丁
無處加排且從古以來有分土而無分民土
係江界民屬長津自是理外也從箕伯言○

命銓曹抄選道薦中經行尤著者先是大臣請道薦人務加精抄就應薦之法寓別薦之意諸道薦曺熈承等十五人皆以才行聞也至是大臣奏曰諸薦通計似為太博臣意則令銓曺廣採公議其中經行尤著者更為抄啓其餘以道薦例施行宜也從之銓曹以李光老宋達洙成致黙崔琳李秉坤嚴翼鉉應選○時連歲歉荒流丐满道令京兆五部精抄流丐又飭廟堂使之救急曰近聞都下流丐甚多光景極慘然每思之其所矜惻實無

與比○夏四月禮曹言寧邊故判尹李膺擧
之實行雅操矜式遐土而至蒙　兩聖朝恩
諭其在表章之道合有崇奬也命贈謚○時
旱　上輒於深夜御袞衣焚香親禱于後苑
○五月趙寅永奏曰生民休戚專係於守宰
之善不善而其要不過黜陟耳外道則既有
飭而京司褒貶縣以上考者有非制法本意
也況他日之守宰即今日之郎僚則烏得不
先自京司審其月朝孚其在核實之政合有
申嚴之擧也答曰京司褒貶本無中下是豈

盡善而然也大臣之言果是矣○寅永又奏曰國制凡錢穀用餘者皆爲別儲號曰封不動而挽近以來非但無用餘別儲也並與從前封不動者而竭之無餘苟求其源專由於稅入歲縮用度日增故也若省其冗濫節其出入則亦可以每年若干歸之封椿作爲歲課號曰別置除非軍國大事無或犯用如有不得不出納者自該司先報籌司以待稟行則後必有食效之時也答曰雖財足之時節用固好而況今國計窘乏之時有此貯蓄之

擧則誠幸矣○時流丐多殭殍大臣引咎辭職曰漢之大臣多以災咎策免者若論災咎豈有過於今之殭殍乎古人以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若撻于市臣雖無似旣在其位獨不愧於心乎　大王大妃曰方今上下所恃者專在大臣以流丐言之何必大臣獨爲引咎乎　主上天資英睿臣僚之言亦無不聽施御其益思殫竭以臻至治是所望也○趙寅永奏曰還逋未捧自有定律而假令十分之逋纔捧九分而未捧一分則法府議讞只得

與只捧一分未捧九分同律蓋緣金石之典
不能低昂也以是而逋邑守令舉皆厭避請
還逋未捧之律略倣收糧違限分等勘罪之
例答曰罪有輕重律當分別可也○飭諸道
陳田起墾時膏腴之地多陳廢人不敢為墾
闢之計民産日蹙大臣請飭各道廣加勸相
使之三年免稅二分耕食故有是飭○秋七
月大司憲金弘根上疏乞休致仍勉聖學曰
登對乍久輒示速退之意文義稍長顯有厭
煩之色訑訑之拒人於千里不幸而近之由

是而新進之齟齬未嫺者踈逖之惶懼居先
者自不能畢展所蘊盡其一得之見逡巡畏
縮有似乎含糊鶻突則 殿下必謂以此輩
粗淺無足當聖意遂藐視而哂薄之豈其人
真箇粗淺而然哉倘 殿下進之咫尺假之
容色俾得以盡言所欲言者則尚能緣飾先
賢訓詁之旨綴拾先賢議論之緒有足以啓
沃聖心開發聖聰雖其人未必盡賢是亦賢
者徒也 上優批嘉納不許休致○九月南
門外塩商依托於義宮刱設主人名目出帖

紙都收口文以為權利鄉民訴其冤令秋曹刑配宮屬及受帖者謂大臣曰此予之常所痛憎者也與塩商爭利者尤為可恥○申明座更舊式○趙寅永言誥命之體本以簡嚴為主而世級日下專事繁縟令代撰者不得不備例依據連篇累牘以為不如是則將使受之者謂之不足體裁未免冗長是豈誥命簡嚴之義哉改之則其於回醇返樸之道不為無助也命代撰誥命無過十句以為式○刑曹判書權敦仁奏曰宜寧縣女人稱以有

寃放火南山律當坐死而原其情則出於陳暴之計與法典所謂放火者恐有間焉且念鄕民之不識事體者有寃欲訴舉火禁山殆比比有之一切以放火律勘之有情法不稱之歎也詢于大臣趙寅永曰此出於鄕曲愚氓不識法律而況此女人乎直自秋曹刑懲後曉諭送之可也從之敎仁因請改正律文大臣以爲律難輕改且有愚民易犯之慮乃止○上行召對侍讀官李正履奏曰屢年歉荒今幸遇豐民將享太平之樂矣臣聞鄕里

民情則小民當此豐登其苦甚於荒年蓋屢年停退之還穀及未納之身布鄰里流亡之役同時並督急如星火一年所作之農穀盡納之官而無一月之食歉餘之民將何以保其生而享有太平之樂乎為官長者惟當刻期催督惟恐上供之或後者乃其職耳不敢一毫議及於蠲減停緩之事此則惟在於為民父母之君上深察民情於常法之外每有以寬緩之或施蠲減之惠或下緩期之令則民可以遂其生而保有豐年之樂矣語曰能

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此我 殿下所當體念者臣竊有望矣 上嘉納之○冬十月有雷異 大王大妃教曰此是災異也上天示警必有其故則專由於未亡人不能振勵於政令之致耶自今日減膳三日以寓一分畏禍之意 上避正殿減膳三日曰其在修省之道宜有警惕之舉大臣政院三司上章陳勉 上優批嘉納○上行召對講史略魯仲連事李正履曰臣竊以為我國之士有勝於魯仲連者矣 上曰何人也正履對曰三

學士及先正臣金尙憲被囚於瀋陽始終不
屈虜庭李廓羅德憲立節於淸人改元之日
中國人畫刻朝鮮使臣不屈圖布於天下魯
仲連以一言與新垣衍辨詰於帝秦之日而
已今此數臣者乃於刀鋸鼎鑊之前豺虎狼
羆之叢能辨此大節可謂勝魯仲連矣○命
田結偷弄者原律外加施禁錮以爲式○十
一月命江陵府嶺西虛結三年停稅從府使
李源祚䟽請也○上行召對讀綱目至齊威
王烹阿大夫事玉堂李正履曰臣則以爲齊

之國祚不長實由於烹阿之一事　上問何
也正履曰古之聖王制用五刑以待不率教
者而猶以不忍之心行之未有作爲法外之
刑而能享國長久者也阿大夫既有難赦之
罪則議律而施之大辟可也何可以法外之
刑烹之於鼎鑊乎夫人之食禽獸也猶曰聞
其聲而不忍食其肉遠其庖廚以全其不忍
之心此仁道也今烹阿大夫於鼎鑊則雖不
食其肉而視之如牛羊然也視人如禽獸則
人道滅矣天理傷矣何能以此治國乎徵貪

治惡不待刑罰而亦有好箇法制也 上問何也正履曰我朝以仁厚立國先教化而後刑罰世或有貪官汚吏不容於淸議者臺憲之職詳察公議以墨往漆其門則其家遂枳塞杜門不敢出此法豈不嚴於刑罰乎漆門之法不行久矣憲府下屬尙有墨尺名號墨尺者以墨瓶隨臺官而行者也以此觀之我國立法化俗之義可與三代同稱而非漢唐以後可比矣 上然之○苧布廛火連燒眞絲廛望門床廛及立廛命有司詢問安堵之

方貸給公貨使之十年排納蠲蕩徭役及歲
貢曰市民即都民之本其所矜恤尤當加意
也○江陵三陟襄陽杆城高城旌善蔚珍等
邑大水民家漂頹者爲三百七戶東伯李光
正狀聞其實教曰非時之雨民家漂頹若是
夥多誠甚驚惻元恤典外別加顧助即爲結
構奠接俾無一民失所棲遑之弊○上以明
年辛丑即大王大妃母臨四十年欲進冊
稱觴 慈意執謙抑不從大臣禮堂送請于
前不能得 上曰 慈聖謙抑之衷不可不

承順而此是莫大之慶只行告布之節○十
二月 大王大妃白謂時原任大臣國舅曰
今日撤簾之舉乃當初勉從日已定之心而
待至今日一日如一年矣今 主上春秋鼎
盛聖學夙就可以應萬幾之繁可以遂予初
心下諺教曰敬天愛民勤學親賢守我 先
王家法 主上其勉之同寅協恭納君無過
以輔我永年洪業深有望於大臣諸臣其自
今日撤簾 上辭于簾前曰臣猶冲年何以
親摠萬幾乎 大王大妃曰承順予志是為

道理之當然而況此經法之事予予之所望
於　主上者豈有他道惟為堯為舜而已
主上之所承順於予者亦非他道惟為堯為
舜而已苟如是予將無餘恨矣以是勉之仍
謂諸大臣曰自今日撤簾之後更無以對卿
等凡於輔導　聖躬之道卿等必益加惕念
也

國朝寶鑑卷之八十四

國朝寶鑑卷之八十五

憲宗朝三

辛丑 七年春正月命贈持平尹志述加贈正卿施以節惠仍錄祀孫以是年即 英廟建儲之再回甲故有是命○命忠愍公李健命祀孫六品職調用忠肅公李晩成忠簡公趙聖復忠獻公李廷熽祀孫一體錄用循 正廟辛丑故事也○諭召祭酒宋啓榦副司直宋來熙成近黙金仁根皆不至○命永興高原陳田三年免稅○命順興府還穀無徵者蕩

減○禮曹判書徐憙淳啓曰贈吏判朴光前
以先正臣李滉之高弟屢被 列聖朝崇奬
之典請特施節惠 上從之○二月十一日
詣仁政殿加上 大王大妃尊號曰光聖冊
寶親進後受賀○敎曰廣慶之道不宜以特
例爲拘貢人遺在三千石市民徭役限一朔
懸房贖限十日諸道舊還十萬石蕩減○副
司直宋來熙上疏略曰 殿下之躬親庶政
此其一初也萬物咸覩四方聳聽若論其要
則只在 殿下之一心一於正則事無不正

一於邪則事無不邪三代隆盛無不存心而
致治實萬世不易之道況興學好問即我
列聖朝家法也　世宗大王制禮作樂機務
之煩莫如是時而夜輒讀書未明求衣仍接
朝晝夕三講復有召對夜對日以為常　宣
廟當壬辰播越尚日三對講從官有詩曰枕
戈猶御日三筵　英廟雖於八耋倦勤之後
每召對儒臣於卧内親誦小學篇題　正廟
嘗戒筵臣曰靜居讀書一樂讀書至夜分聞
晨鷄第一聲即此心喚惺法也　四聖朝勤

學好學之工若是其至矣而基業治化之鞏固維持實肇於此今 殿下即以 四聖朝之心爲心則何待羣工之仰勉而當有日臻將就之義矣批曰側席延佇之際巽牘又至大失所圖然而滿心誠悃非但於寡躬冲眇之時切中箴警而已雖古宏儒碩德之論心與學何以加之於此益知爾平日心得體驗之工矣予方佩服自勵而必致之念有倍於前春煦漸長講筵將開爾其俟間上來補我不逮○許施永興高原竹山三邑流絶還先

蕩之請○命正卿以上及耆堂六曹漢城府堂上各薦清白吏○三月　上詣仁政殿稱慶陳賀以　大王大妃母臨四十年也○閏三月詣　元陵親祭　綏陵展謁○太廟親享禮節依大臣議遵用　肅廟甲子裁定之規○夏四月教曰浦民海採之艱實關人命而暑月氷輸尤爲痼弊況有　正純兩朝可遵之命乎生熟鰒封進於藥院者幷停減以紓一分之力因此思之爲國以儉當以身先嶺南貢蔘北關關西鹿背及内局尚方燕貿

四分一每年權減仍令度支照管收儲用備
民國不時之需○六月親臨熙政堂行都政
教曰每都目守令初仕擇人之教輒歸文具
良用慨然今當躬攬之初特行親臨之擧者
意非徒然惟我兩銓之臣果能對揚乎仍作
例飭乎咸須知悉○八月詣　明陵親祭仍
詣　翼陵弘陵展謁○命故相臣金壽恒施
以不祧之典○命致祭于忠獻公金昌集忠
文公李頤命忠翼公趙泰采忠愍公李健命
慶恩府院君金柱臣祠版曰今日即我　英

廟陛儲之再回甲也予小子羹墻之慕曷敢不敬導我 正廟已施之典乎◯命故都元帥權慄建祠宣額◯命嶺南湖西所納樂工保布並純錢代捧以年歉也◯冬十二月命嶺南大同及田稅折半代錢

壬寅八年春正月分遣暗行御史于八道廉察守令臧否民間疾苦◯命判書金箕殷回巹宴需衣資輸送◯二月御仁政殿親受朝參堂行春到記右議政鄭元容啓曰今日親臨法殿聚會賢關多士於彤庭歌鹿鳴之詩設

四簋之食而 殿下又親受之禮儀之盛宛有三代氣象一日禮行而四方庠序之士必皆鼓動興起思見德化之盛矣先勤聖學以爲多士導率之本家絃戶誦作成蔚興則可以與周治比隆自今日始深留聖念 上優批納之○副修撰李正履上疏略曰臣聞帝王之學有根基有間架身心性命修齊治平之要此所謂根基也禮樂典章九經八柄之具此所謂間架也程子曰如作九層之臺須大其基方得朱子曰大學作間架以他書填

補去蓋未有根基不固間架不定而能成就
聖工者也竊伏覩邇來法講罕開台對稀闊
經筵頃禀便作閒規諸臣陳勉輒賜例答屢
氊之上都俞吁咈之際尚未見有謨明弼諧
之盛又何以來四方之嘉謨乎此殆由我
殿下聖學之根基尚未固而間架尚未定也
臣按學記曰時敎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古之學者有正業必有居學　殿下法筵所
講經史即所謂正業也清燕之中乙覽諸書
即所謂居學也苟非有退息之居學則不能

融會詩教之正業故曰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臣竊觀宋臣眞德秀所撰大學衍義其言至易曉而於人主修治之要歷代理亂之跡瞭如指掌又觀我朝先正臣李珥所進聖學輯要於聖賢心法治國政謨尤所詳列此皆至切至要之書也以臣愚見莫如取此二書從容講究於法筵之暇燕褻之中則必大有裨於立根基定間架之工而實爲居學之要務矣 上嘉納之○三月

上詣 仁陵行親祭教曰祇謁仙寢粗伸愴

慕而沿路民邑之弊不可不念楊高坡交四
邑今年城餉耗特令除減又教曰翼成公黃
喜忠懿公李健命墓遣地方官致祭○設交
高坡三邑儒武應製御慕華舘行閱武領議
政趙寅永啓曰閱武有國之大政也天下雖
安忘戰必危詰戎鍊武之方不宜斯須放忽
而況今日大禮即我　正廟戊戌以後六十
五年初有之事此誠挽回軍制之頹惰丕鞏
國勢之增重者也然治軍有本非犀革之堅
刀鎗之利坐作進退之謂也即惟曰敦德崇

禮懋政慎刑之爲其本盖德禮政刑之不修
則民不服民不服則雖有管樂之節制孫吳
之韜略皆末也況一時觀美之具乎苟欲使
德敎而禮崇政懋而刑慎則非講學無由也
惟　殿下懋哉右議政鄭元容啓言　殿下
按蹕勞問親觀軍容復修幾十年曠典贍聆
咸頌而若以旌旗金鼓之耀壁壘行伍之美
進退衝突之盛視爲一時觀美而止則是豈
大閱之本意哉古傳曰上不愛民則兵弱又
曰善拊民者善用兵仁心仁政苟浹洽民心

則邦國之鞏固亦豈待金甲之堅弧矢之利哉繼自今一政一令必以愛民爲先則我政之修自在其中矣 上並嘉納之○命畿內旱田更限五年減稅○夏五月旱命設行雩祭京外輕囚幷疏決重罪一體審理○命慶州道還中用法者薄減其餘限三年除耗○鄭元容啓曰見今畿甸三南跨朔亢旱圭壁遍薦尚莫我聽夫天灾流行雖曰氣數使然亦未必非人事之所致也人主遇災修德正事感回天心灾轉爲祥故應天之道惟在務

實上之所以修省下之所以勉戒豈在乎恐懼戒慎勤政恤民求直言以補闕遺飭長吏以察幽隱踈寃枉以導和氣散儲蓄以濟窘之此非徒言而已著之施爲發之政令實心實事浹洽于民然後可以感激聽卑之天矣上嘉納之○秋八月褒諭清州前牧使徐有民淮陽府使李賢者幷賜表裏一襲以該道繡衣所啓有是命○教曰黜陟之政闕一不可而諸道繡啓以後金吾議處編配相續銓曹發賞只是按例則甚非所以彰癉者也寧

邊府使金鼎集遂安前郡守韓鎭庭各加一
資以示朝家嘉尚之意○命日次殿講以三
經分年輪講敎曰日次殿講之設行即培養
成就需用他日之意也然而此不過通一經
令若倣專經文臣輪講之例則不出三年當
盡通三經其於勸課之方不爲無助令禮堂
就議大臣以稟大臣議皆可故有是命○九
月敎曰陵幸時堂下官青色帖裏之變通雖
出於節省之意而終與古制有異遣史官問
議大臣以入領議政趙寅永等以爲紅色帖

寔合於古制遂從之○命江陵府虛勘還蕩減嶺西陳田限五年蠲稅○冬十一月鄭元容啓曰臣伏覩我　殿下聰明睿智稟天縱之姿聖心必曰實籌益長則學問自然而成姑厭今日勤勵之勞而且待來日然臣愚則以爲學不可自初不勤而成人之進學皆有年序生知之聖未有盛於孔子而以學而不厭自許以學之不講爲憂自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自言進德之序且爲學者立法使之涵泳薰陶不可躐等而進積累將就不可半

途而廢期於登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程
子之告其君曰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
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范祖禹言聖質
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如今日之專司馬光請
勿以寒暑停講賢臣碩輔之堯舜吾君之願
惟在於修業之不可不早典學之不可不勤
今 殿下我東之聖主也今日 殿下之盛
時也夏禹之寸陰當惜殷宗之時敏正急自
今惕然猛省立志課讀朝誦一經則體先聖
之心法暮讀一史則究前代之義政習與智

長化與心成則自不覺其道積德修而仁聲令聞洋溢八域太平萬歲其自今始矣 上曰此實予過當益加勉矣○十二月左議政鄭元容啓曰今當京察之期守令多窠差代矣宋神宗謂文彥博曰以祖宗之生靈付庸人常痛心疾首先儒云後世人主之選任守令一切付之銓曹銓曹一切付之資格上之人略不有所甄別此郡邑所以少循良之政也今我 殿下考察治理若不如古昔哲辟之爲而每當六贓之政上下只以擇守令三

字作爲例語何可望實用之效乎臣伏覩
純廟親摠以後一念民生晝宵孜孜令各州
縣條奏民瘼以救恤安保之策屢詢於筵席
其時廟堂之對揚回奏者亦惟曰擇守令而
已其後屢施懲勸之政而常軫數遞之爲弊
亦多久任而責成三紀之間民皆安業於休
盛哉伏願 殿下鑑歷代之事體 文祖之
德聖志先定實心爲民州縣之治不治恒留
聖聰記其姓名以備黜陟之政則掌選之部
何敢一毫循私司牧之官何敢恣行不法乎

上從之命飭守令擇差○右議政權敦仁啓
曰臣之間違前席幾滿半載不審 殿下學
工有將就之益歟臣雖未能詳知以聲施於
外者言之恐未然也夫匹夫相別當云三日
刮目況半載之久乎此臣之不能不悵然缺
望者也臣之先祖臣尚夏當 肅廟盛際温
宮幄對而其所陳之言曰天下萬事無一不
本於人主之一心治心之道莫如誠正昔我
孝宗大王每以誠意正心爲學問之主而熟
講之誠正之學自是 殿下家法也縷縷仰

勉而輒蒙 聖祖嘉納夫曰誠曰正非言語
襲取之也多讀聖賢之書深究性命之原然
後可以知此理而行此道故講學不可已也
發憤責躬恥古人之不如猛省惕慮憂大業
之可畏則 殿下雖欲不講學亦不能自已
也且夫人君之治忽在於言路之開閉蓋其
位則處於至尊其病則易於自聖不使言之
孰敢盡言不使諫之孰敢進諫臣等以聖學
之未就在外則拊心而隱憂登筵則齋誠而
竭愚 殿下只賜留念之例批終無踐行之

實效如此而何望來諫進言之盛德乎批曰
御聽誠爲感歎況以先正所以告先王者
曷之寡人乎予當服膺之不暇矣○平壤民
李化芝犯法當死其女爲父鳴寃四次擊錚
竟得傳生而年至三十餘爲養父無人矢志
不嫁御史以聞命施復户之典且飭婚嫁及
時無至廢倫
癸卯九年春正月命飭班儀因左議政鄭元容
所奏也○命故參判林景鎭施以旌閭之典
故學生尹慶奮施以臺職之贈景鎭以孝行

慶會以學行也○三月命陰竹年久民還特
施蠲蕩○召見回榜老人金履復陽柳輯姜忠
永于熙政堂 上詢所欲言履陽以誠小民
爲祈天永命之本仰對 上曰所陳雖簡而
老人惓惓之意可見矣○上幸行水原時召
見經筵官洪直弼于龍驤鳳翥亭 上曰聞
盛名久矣無由相見今始見之喜幸何喻直
弼奏曰臣素無學術無可仰對而竊嘗聞往
哲緒論學問之要只是居敬以立其本窮理
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三者而已朱子亦

云學問之道莫先於讀書窮理讀書窮理莫
貴乎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又在於居敬而
持志是爲爲學之節度也蓋目下悠悠萬事
莫急於典學聖德之成就國家之安危咸係
於典學之勤慢也惟 殿下懋哉懋哉 上
温諭使出入講筵直弼以老病固辭○上詣
健陵顯隆園親祭命境内朝官士庶年七十
以上令本都留守分等賜米又命境内儒武
應製試藝○行夜操于東將臺○敎曰今距
正廟御極爲四十有四年矣祗謁仙寢感慕

倍切謹稽 正廟癸丑推恩於 英廟侍從
諸臣時距 英廟御極爲十八年則以今較
昔合有示意之擧逮事 正廟人中法從抄
啓以上另加一資資窮者令該曹遣曹郞別
賫紬米存問以示予小子式遵之意仍命上
護軍金箕殷金履載大護軍宋寬載工曹判
書金熙華護軍尹尚圭申緯副護軍李羲發
幷加一資又敎曰雖非 正廟朝侍從人逮
事則及於 英廟事甚稀貴判中樞府事金
在昌處遣曹郞賫紬米存問又曰逮事則同

何論文武況將臣自別乎護軍李惟秀任聖
皐金熿并加一資○權敦仁啓曰日前華城
駕幸之路召接經筵官洪直弼此乃 列聖
朝以來罕有之盛擧也臣追聞筵中酬酢聖
問先及於學問要道未復以出入講筵辭教
懇至我 殿下尊儒嚮道之盛意孰不欽歎
攢頌而回鑾之後直行講對聞言即行好賢
以實尤豈不有光聖德哉經筵官亦必聞之
歡忭自幸其言之即蒙採納矣繼自今確守
聖志築有課程無或有寒曝之憂焉 上曰

所陳可見卿惓惓之意當益加念矣○夏四月副司直洪直弼上疏陳勉聖學批曰所陳諸條無非先聖先賢格言至論而至於究咎修省之說尤痛切著明予庸感歎當作箴戒所可愧者不能致爾於經席之上日聞啓沃耳○校理尹定鉉上疏略曰臣伏覩 正廟御製刊本春儲錄中講學之文居其半經史講義五六十卷以外有鄒書春記魯論夏箋曾傳秋錄等書無非闡義理講治法也猗歟二紀巍蕩之化其本於此惟 殿下經緯經

史典學之方豈有外於聖朝故事哉 上嘉
納之○五月命翼靖公洪鳳漢施以不祧之
典○六月命慶山還穀指徵無處中民逋區
別蕩減○秋閏七月命改量嶺南田先從漆
原始○八月 中宮殿昇遐于大造殿○冬
十月 上痘候平復行賀禮于仁政殿命慶
科以增廣設行尋教曰更思之今番不過
貽憂於 兩慈聖而已有何可稱之慶乎增
廣太涉張大以庭試擇入後因禮堂及相臣
所奏以古例固請設增廣批曰卿既以繼述

之義為言則予亦有不能自行者所請依施

○十二月命卒哭後笠制一遵補編公除後

冠與笠用黑之制公除後視事服靴子依

正廟朝受教以黑皮靴磨鍊○經筵官宋来

熙上疏陳勉批曰予於悼廓之餘疾病之後

如得如爾讀書之士常在經席朝夕啓沃則

豈不為開發善端之一機會乎春序無遠爾

之幡然來造予日望之

甲辰十年春正月教曰奉朝賀金履陽今年恰

滿九十此誠國之耆舊人之上瑞何必以已

爲致仕爲拘特賜几杖以示優老之意仍召
見履陽于熙政堂　上詢問飲啖之節履陽
奏對訖仍勉聖學且曰節宣之方莫如節食
方今春秋鼎盛勿以嗜好爲過量差可少病
是爲難老之妙訣　上親賜御筆曰九耋老
臣特賜几杖身其康強永享遐福履陽跪受
展讀訖納諸懷中　上賜膳履陽曰臣歷事
四朝並蒙　御筆頒賜追惟感愴亦覺榮幸
而今日所蒙之恩歷數前輩所罕有也臣於
今日始知壽考之爲幸也○命木川縣還遞

六千石限年排捧○命故縣令宋文欽以儒
賢例貤贈文欽經術文章爲一世所推重大
臣遂白有是命○夏六月左議政權敦仁奏
曰學問之工貴在接續不已無少間斷臣愚
過慮竊嘗以爲 睿質聰明故英斷有餘聖
志未立故持守不固所以命講之始未嘗無
勇往精進之意而旣始之後又不免因循悠
泛之歸志不立則事不誠事不誠則外物易
奪而所守者不固此學問條理之必以立志
爲先也 殿下繼自今堅定聖志悠久靡懈

一如今日之好學則盛德大業必將卓冠百
王豈不休哉批曰予亦非無向學之誠而每
患立志不固際又卿言如此實用感歎當益
加勉矣○秋八月上詣 元陵景陵親祭○
九月領議政趙寅永奏曰大婚斯定三揀克
成此誠宗社无疆之福伏念六禮儀節自有
不易之典而至於宮人掖屬衣飾禮幣與內
司本宮宴禮等事若較己卯壬戌已例不但
以倍蓰言也其在崇儉之政養福之道不宜
若此惟望自上先加節約仍飭宮掖俾無過

侈之弊 上曰所陳甚好當加勉而另飭矣
○副司直宋來熙上疏略曰今此以星躔之
災逆獄之變 聖心警動濬發諭音益自兢
惕可以弭災消變進德修政者此其機也程
子嘗為呂公著上疏曰聖人謂亡者保其存
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自古以來何嘗有以
危亡為憂而至危亡者乎程子此疏 殿下
試加澄省則其所以反躬自修補益德業不
難轉災為祥矣昔先正文成公臣李珥陳戒
於 宣廟曰匹夫以十金之產貽厥子孫猶

思善守況百年社稷千里封疆畢以相遺者乎若有一毫自暇自逸之念則孝思缺而先業虧此是真切懇惻之語也　殿下既承艱大之業而春秋今已鼎盛追此艱虞益懋修省此實臣之日夜祈望者也批曰所引程子與李文成䟽語兩段真切懇至足見爾平生所蘊乎雖否德亦豈不惕然而警省乎○冬十月冊洪氏為王妃判書在龍女也　上受賀頒赦○十一月行次對權敦仁曰人君視朝盖欲勤接臣僚咨訪治道詩經歎美其問

夜之至三古之人君又有攬衣待晨者且以
國朝事例言之次對稱以賓對者亶出於禮
待臣僚之意也今臣等日出而會已過午正
始賜引接實有違於古聖王勤政之規又非
禮遇之道此無他即 殿下求治之念不勤
故也伏願自今以後亟賜警省無復如前日
是臣區區之望也 上曰唯○命政院許捧
朝臣父母祖父母移葬由狀先是朝臣之父
母移葬不得請由至於祖父母則歸葬移葬
俱無以呈辭而惟妻父母則有移葬給暇之

例事理謬舛有欠法典至是大臣筵白有是
命○命綿紬廛被災之民許貸公貨限年排
納蠲減一年徭役○命濟州等三邑舊還仍
停○十二月命陽城流絶民逋特許蠲蕩吏
逋限年除耗排捧軍錢限年排納

國朝寶鑑卷之八十五

憲宗朝四

乙巳十一年春正月御崇政門行朝參教曰予之嗣服已過十載民國之事無一可恃予雖寡昧豈不知皆由予不能自強乎咨爾方伯居留之臣悉具民國爲弊之端條列狀聞以備觀省俾廟堂從長稟覆而其各悉心對揚毋孤予寡人臨門詢訪之至意又教曰朝參之意專出博詢而今日三司所陳不過備例文具而已並與官師之規而無之良可寒心

並施譴罷之典雖以陪祭之九列言之亦豈無一言半辭之建白者乎亦捧現告越俸以勵群工○飭三南量田教曰此事大係民隱另加關飭俾無如前因循○命贈祭之洪任聖周朴胤源大司憲兼祭酒○命江界左寨劃付厚州○二月遣承旨致祭于文簡公成渾以祀孫作宰祠廟過京也○三月詣 綏陵貞陵親祭○還御昌德宮○賜豐恩府院君趙萬永几杖遣承旨宣醞仍賜一等樂以萬永是年入耆社也○夏四月贈戶判金叔

溢改贈吏判兼祭酒仍施節惠之典○罷關東參契貢人工曹判書趙秉龜啓請也○遣承旨致祭于讓寧大君豐陵府院君祠版皆以祀孫登第也○領經筵權敦仁奏曰近來臨筵時或有上下討論之盛夫講學之講講論之謂也讀書而不講論則無以做審問明辨之工故自昔聖賢言讀書法必以講論為先令於召接之際必令登筵諸臣相與問答各陳所蘊而時以有得於淵衷者折其可否質其疑貳則上下相資其效甚博而一堂之

上酬酢如響情志流通推以及於政令事爲亦豈無大益哉　上曰然○秋七月遣副護軍金公鉉慰諭清北水潦被災民人敎曰清北諸邑水災以道啓之已徹者觀之漂頹渰沒若是驚慘況其棲屑失所之狀如在目前予慰諭使令廟堂擇差使之下直新道伯亦令從近辭朝又敎曰漂過四千渰踰五百清北列邑無異滄桑惟恤之念靡所止屆此豈以常例爲拘哉道內上納京司錢中三萬兩折留以爲頹壓修改潰缺補築之資仍命設

祭水邊○平安監司洪在喆辭陛時奏曰臣第聞淸北水災殆撓近所無之一滄桑也其漂渰之已登啓者若是夥多况如面報邑牒之所漏落者可以推知臣實茫然莫知莫安之策對揚之方而迺蒙我 聖上如傷若恫之念迥出尋常先之以慰諭之行繼之以助給之資十行德音至誠惻怛可使死者無憾生者有賴而臣亦有藉手宣布之道矣但念半道懷襄之餘假使蕩析之有所結搆孑遺之有所支延至於已決之田秋穫無地如磬

之室春窮尤悶凡係恤典之已施者外其被
災處身役如何還政如何結總如何固當到
底蠲免靡不用極而百聞不如一見臣無以
遠外懸度擬於到界後詳細審察條列登聞
以俟處分　上曰此係守令如何昨日右相
有所奏若災邑守令有不合者即速啓罷○
九月行召對講綱目至三十稅一　上曰我
東稅法何如參贊官成好謙曰我東稅法以
東負作結而蓋三南畿內土有饒瘠故稅有
增減較諸三十一之稅則稍厚矣今因三十

稅一而至詢我東稅法臣固萬萬欣祝無論召對法講每如是發問則非但有資於 聖學至於民間疾苦政令得失亦有所悉燭者矣○冬十月行召對講綱目參贊官曹錫亨曰臣聞日前有羮墻錄召對之命 列聖朝治法政謨昭布方冊日夕省覽反覆講究寔爲法 祖宗善繼述之要 上曰召對有一日再接之例乎錫亨曰召對只有一日一次而其餘以別講爲名矣侍講官李寅奭曰臣嘗見政院日記有一日屢次之例矣 上曰

召對若一日屢次則以一冊爲之予錫亨曰或有經史進講之時或有羹墻錄國朝寶鑑進講之時每因下敎爲之矣○十一月命賑淸北災民敎曰予於淸北民事常所係念而當此歲窮呼寒之時被災之餘果能無流離失所之民乎丙枕憂念不勝憧憧可以發倉者發倉可以移轉者移轉凡係措置及時狀聞以活我西土之民○十二月敎曰民生之苦樂由於守宰之治不治守宰之治否由於殿最之嚴不嚴朝家之前後提飭非止一再

而視若文具每當京察僅以一二疲殘之類
塞責而止豈曰國有紀綱乎今日無告之民
皆我 祖宗之赤子也窮蔀受困在於貪墨
之未祛予雖否德君臨于上豈可坐視而莫
之恤也今當考課之時先此令申之諭如或
循私用情不以實登聞有所現發則當施以
一切之法階前萬里予亦豈無可知之道乎
○領議政權敦仁以節儉陳勉 上曰果好
矣然而知之而不能行之何為而然耶敦仁
曰此教誠不勝歡祝矣古人曰行之不力乃

知之不明若十分知得節儉而必安民利國不節儉而必反是豈有不行之理故讀書所以明此理也多讀聖賢之書以明其必然之理又觀歷代之史以察其興亡之蹟則何患乎知之不明知之旣明則何患乎行之不力也 上曰國綱之解弛百度之隳壞莫如近日矣予以否德深在九重聰明未達閱歷不多全昧民事而所恃者惟大臣三司而已須體此意董飭百官各盡其職以補予不逮也

丙午 十二年春正月領議政權敦仁奏曰昨冬

以来日開講筵孜孜勤政外方之人亦有嘗寒上来為探所聞京外衆心之歡欣相慶可推而知民心之仰望於 殿下果何如向来臨講自上御木綿氅衣云閭巷之民聞此皆曰吾輩當更不着紬衣云上行下效之盛固如是矣此際若有内營革罷之命則自朝廷以至八方民情當復如何聖德光輝又當如何哉 上曰卿言是矣又曰木綿氅衣曾果一着矣○申禁亂廛收税之弊○右議政朴晦壽陳勉啓略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每事

之中又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即人主之一心也所謂要切處必大本既立之後可推而見也如勤講學爲正心之要也振紀綱爲立政之要也恢聽受爲徠諫之要也節財用爲恤民之要也何謂人主之心萬事之大本也心也者一身之主萬化之源一人之心正而萬事皆正苟非致知之力主敬之功有以開明其心操存其心則何以得此心之正而應事物之變乎然則正心之要捨講學何以哉何謂振紀綱爲立政之要也人主以八柄馭

羣臣八統馭萬民者以其有紀綱也然紀綱
不能自立惟其賞罰必信舉措得宜凡大小
政令皆出於大公至正之道無一毫偏私之
意而後始可以大服民志國體自尊此所以
立政之要在於振肅紀綱也何謂恢聽受為
徠諫之要也聽受不恢則無以孚聰明而資
忠益雖欲求治不可得矣逆耳之言未必皆
可用而拒之則忠讜者易離順志之言未必
皆可棄而悅之則諛佞者易狎言者正直則
表之狂愚則恕之優容而虛受之庶幾四方

之昌言日進於前矣何謂節財用為恤民之要也財者生民之大命從古未有財竭而民不窮民窮而國可安者昔　成廟朝下教若曰生財在務本裕財在節用如欲節用必先儉約此萬世不易之訓也臣雖極言竭論豈有出於聖訓之外哉昨冬賓筵領相以節儉陳勉而　殿下以知之而不能行為教知而不行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殿下於知行之工或有所未盡而然歟不徒此節儉一事而已上所云勤講學振紀綱恢聽受莫不由知

行中做去 上優批嘉納○諭景祐宮展拜仍御齋室 上曰予以 綏陵遷奉事常憧憧在懷而局勢散漫心常不安亦有外間物議故已稟于 兩慈殿既承允當之下教今日欲與卿等議此事也卿等之意何如領中樞趙寅永等曰今承 綏陵遷奉之教追攀昔年不勝愴慟聖孝之至下教如此 兩慈殿下教又如此臣等更有何他意乎第此事至重至大博詢親審然後始為完定恐好矣

○二月諭 綏陵親奉審教曰遷奉之議已

爲仰稟 兩慈殿親爲奉審而堪輿之言朝廷之論可謂詢謀僉同予志亦已大定諸凡儀節即速擧行○幸華城詣 健陵顯隆園親祭仍詣 華寧殿行禮祭酒洪直弼經筵官成近默祗迎處遣史官存問賜境内朝官士庶年七十以上來試儒生于校宫御東將臺行夜操○三月申禁關西許鄕之弊判中樞鄭元容啓請也○罷楊州牧場封標大臣入侍時領議政權敦仁啓請也○夏四月詣新陵所親看審還詣東廟行奠酌禮○命鑞

寧越府被燒還穀三千餘石○五月詣綏
陵行忌辰祭仍詣懿陵親祭○祭酒洪直
弼陳疏辭職仍勉聖學略曰臣謹稽國朝故
事法講御經書召對用史書賓主輕重之別
斯可見矣蓋經理而史事經純而史雜故朱
夫子嘗歎學者舍經治史為心術之害伏願
克遵 列朝徽規日開經筵經經緯史用盡
繼述之義顧今聖慕罔極居喪之初不遑於
晋接討論而朱子嘗請經筵於壽皇山陵未
卜之前往哲之急講學有如是者聖朝已例

亦不以未卒哭而廢經筵又況緬制異於始喪山陵復土之前隻日之對恐不宜停闕也上答曰講對之請認出勤摯極庸感歎○命緦服白靴以白鞋改定遷陵時 大王大妃服制以緦服議正仍命載之掌考 大王大妃進御服色始以淺淡服爲定矣至是更收議于時原任大臣禮堂在外山林領中樞趙寅永以爲謹按儀禮喪服改葬緦鄭氏註曰服緦者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也賈公彥疏曰鄭言三等擧痛極者而言父爲子子爲母

亦與此同也此指服斬之長子非服朞之長子者以禮惟三年者服緦周以下無服故也然則母爲長子亦與父爲長子同而賈䟽之不言者舉其重而包之耳惟我 大王大妃殿已於庚寅服爲長子齊衰三年則今於遷陵時緦制別無可疑而與癸丑已行之禮似有異矣判中樞鄭元容祭酒洪直弼等議同命依議定之○閏五月遷奉 綏陵于楊州之龍馬峯下癸坐原自啓舊陵營新兆朝夕奠上食晝茶禮皆親行初欲隨轝因 大王

大妃諺教懇挽而止◯六月行禜祭于四門教曰一雨成霖跨月不止必多有痒稼之患言念民事寢食靡安雖是立秋之前何拘常例祈晴祭令該曹不卜日設行◯領議政權毅仁右議政朴晦壽以災異陳勉仍引咎乞免 上答曰今番雨水過多遂成極備言念民事萬萬憂悶至於雷雹之多日轟轟豈勝驚悚此若爲災則實由寡躬之凉德弭災之方專在大臣承弼燮理予之所望於卿等甚不少矣◯秋七月命内閣講製文臣復舊例

抄啓○八月改建 璿源殿奉安 純廟翼
廟兩朝御真行酌獻禮○分遣御史廉察各
道○飭各道還穀虛留之弊教曰還穀虛留
專由於奸吏偷弄欲捄此弊懲逋爲急而致
逋之原則庸官貪吏之罪也懲貪之法不施
則小民何以聊生乎此在廟堂之照察嚴束
另加申飭○命禁災民恤典容奸各宮司冒
禁厲民獄案雜亂檢狀關通等弊○冬十月
禁冒着宕巾及朝士白袍○有雷異減膳求
言教曰雷電之頻疊無如今年而轟轟之異

又發於收藏之時災豈虛生必有所召予小子冲齡否德上不能對越天心下不能懷保民生以致仁天示警至此之極懍惕憂懼曷敢自已自今日減膳三日允厥在廷各陳袞闕以及時政俾為修省消弭之策○十一月飭法司聽理稽滯之弊及各衙門卯酉仕○關北饑命移穀二千五百石以賑之

丁未 十三年春正月詣仁政殿親上致詞箋文表裏頒教陳賀以 王大妃寶齡四旬稱慶也○命蠲貢人舊遺在三千石諸道最久[illegible]

穀五萬石龜城流亡還穀一千五百石○特授上護軍尹尚圭爲判中樞以 正廟侍從臣文科回榜也○二月詣景祐宮行酌獻禮命致祭于忠獻公朴準源內外祠版以嘉順宮嘉禮周甲也○詣 仁陵長陵展謁設交高坡三邑儒武試于坡州牧○夏五月命儒武文蔭守令別薦教曰年前別薦間或收用竟無實效蒐羅人材之本意果安在哉況崇奬儒術大關世教之汚隆小民命脉專係守令之治否而前後另飭便歸文具可勝歎哉

林下讀書飭躬篤行之士令道伯居留之臣
勿拘前啣與儒生博採以聞文蔭武廉明著
績之人亦自廟堂收薦於諸備堂及曾經時
任藩臣並與前薦以為擇用之地○藥院入
侍 上曰近來原任大臣一不登筵如值時
相有故之時原任大臣替行次對古無其例
守都提調權敦仁曰臣謹考 正廟朝故事
則時任與原任果有同登筵席之例而時任
有故時則亦有次對替行之例矣近來則時
任原任之不為同筵便成謬例因循至此矣

上曰時原任大臣俱是備局堂上則似是同爲廟謨矣日前賓對右相以民事有所奏故略有批敎而目下安民之道無過乎懲貪墨一事日後守令中若有公物挪移之人則必以贓律施行之意爲言矣敎仁曰古人有言曰進用廉吏一人不如退黜貪吏幾人大抵民者爲國之大本也是故民安則邦寧民不安則邦國危矣國之安危專係於民民之困瘁專係於守令守令如不慎擇則民何以聊生乎民生之困瘁莫甚於近日爲守令者仰

體宵旰之憂克盡分憂之責則庶可以祛其
貪墨保我民生不患無法惟患法之不行繼
自今嚴明舊規大張懲貪之政則必有丕變
之化矣○六月御春塘臺行專經文武臣殿
講 上曰聞 景陵香炭年前定於萬頃菱
堤地毁堰收稅云然否禮曹判書金東健曰
未及詳知矣 上曰所謂京監即是無賴之
類憑藉作弊民怨狼籍且於本陵無毫末補
益云而設或有少補決不可貽害況雜類之
中間射利者乎京監已令刑配其前後文券

一并收聚以入此地許令如前築堤香炭改
定他所可也○秋七月兵曹參判李羲發上
疏辭職仍陳勉略曰臣昔在　純廟辛未因
求言疏陳十條狂瞽并蒙嘉納而其中開言
路崇儉德講武事三者爲守成制治之要故
爲　殿下敷陳其義而進之其曰開言路者
人主居深宮之中以一身而總萬務天下之
事非一人耳目之所可及不有忠讜之士隨
事獻替將何以兼聽並觀光明之燭無所不
遍乎必如舜之察邇禹之拜昌然後方可以

來天下之善通上下之情廓然大公無一纖毫之翳而天下之視聽爲我之視聽矣苟或一言不合遽加摧折則人孰敢苦口犯顏盡其底蘊哉當今之世可言者亦多矣州縣之苞苴載路而鄙屋有懸磬之歎科試之關節盛行而草野多抱玉之恨田結則陳起相混而災減無下究之澤糶糴則散斂無法而積弊爲生民之痼名分掃地而等威不嚴良役不均而貧殘偏苦餘外疵政隱瘼之所以傷化而病民者有難枚舉而未聞有一人極言

竭論如賈誼之於漢陸贄之於唐臣竊惑焉
豈我 殿下求言之誠虛受之義有所未盡
歟且人非堯舜不能無過成湯聖人也而曰
改過不吝宣王中興之主也而曰袞職有闕
我 殿下雖天縱將聖不諫亦入而修德凝
道猶有待於加勉則政令施措之間亦豈無
一二事有可言者而朝著之上但見都俞之
盛未聞謇諤之風如是而羣情何以上達四
聰何以無蔽乎伏願 殿下體從諫弗咈之
美念嘉言罔伏之訓言苟可採翕受而敷施

言雖狂瞽亦優容而不之罪洞開言路無所障礙則一堂之上情志交孚窮蔀之下幽隱畢達矣其曰崇儉德者盖所以省浮費而裕財用也天之生財有限而人之取用無窮苟不制節謹度以有限之財資無窮之用則其不財竭而民匱者幾希矣惟我聖朝崇儉約之風懋敦朴之化上有支用之常下無不足之患而第緣昇平日久習俗轉訛近自畿甸之遠至坊曲競尚華靡無有限制簪紳世祿之家衣食冠婚之需已費了中人幾家之產而

等分陵夷章服混淆甚至廛市小民輿儓賤
流奢濫成風綾羅金珠無所顧忌高髻廣袖
轉相倣效如之何財不乏而民不窮也苟欲
抑奢而祛華回淳而反樸則惟在於在上導
率之如何耳伏願殿下以身先之弋綈澣
濯率天下以儉近而卿士遠而匹庶皆有所
慕效其於國家支用亦量入為出務從省約
以為四方之表準則侈濫自熄財用自裕矣
其曰講武事者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
詩言陰雨之備易垂不虞之戒武備之不可

忽有如此者矣我國兵制本無不備而自數
百年來鯨波不動狼烟永熄民不見兵革久
矣上下狃安文武恬嬉輦下諸軍臣未知其
部伍多寡鍊習鋭鈍而誠以列邑軍政言之
每歲當次上番外所謂水陸諸軍及各營保
人皆是收布不論老弱虛實但為錢布充數
歲歲勘簿幸其無事至如臨難赴陳惟束伍
一軍而已操鍊於一邑管轄於各鎮平時則
散處農畝有事則馳赴矢石其法誠美矣而
列邑擧行以其無用於平世看作備數之虛

文按簿點閱大半冒錄臨時雇立不過羸弱
不識弓弩兜甲之爲何物豈知皷進金退之
爲甚事庫藏器械一無可用軍裝服飾全不
成樣官門聚點殆同兒戲營裨摘奸惟事磨
勘武備豈容如是解弛自古無長治久安之
國萬一邊燧告警羽書交馳則將何以折衝
禦侮也有識之憂歎久矣伏願 殿下大奮
發大警惕分命各道藩閫之臣先使所管州
縣另加修飭軍兵之老弱者代簽以壯健戎
器之朽鈍者改備以精利考勤慢以爲殿最

趂農隙以爲簡閱而申明師律時加操習則雖有煙塵之警而自成磐石之安矣 上優批嘉納仍教曰此人以 正廟侍從有此陳勉極爲嘉歎特擢知中樞尋移刑曹判書○九月命京畿壬辰川沙田結五年減稅○副應教金建銖上疏略曰夫講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出治也人主之不可時刻放過故祖宗立國之始自政府喉院以至翰院內閣莫不兼帶經筵者職由此也伊來數年之間絕無闕開筵進講之事召對取稟一切停下

臣等誠未格天使　殿下卓越之姿哲睿之
智未得潛心於講學者皆臣等之罪也此外
又有爲國家深憂遠慮者奢侈之成風直道
之不行也夫儉者財之源也奢者亂之徵也
財出於民而財竭則民困理勢之必至也
中廟朝下教曰四民之中勞苦困窮無如農
夫蠶婦禾纔登場盡輸公家織未下機旋償
質貸少有凶荒未免塡壑此非　中廟身親
經歷而然也深資於學問之力細察乎民隱
之致也伏願　殿下躬率以儉而嚴飭各司

痛加禁責以杜弊俗爲直言者人君之藥石
也人主不聞諫諍則安於自聖倦於箴警耳
目之誘奪事物之纒繞浸浸然沁入於不知
不覺之中而本性隨遷天分亦喪機務之紛
紜取舍不明賢邪之雜進辨別無稽至於國
事日非治道日卑矣今 殿下求賢如渴屢
飭別薦而對揚之臣草草塞責林壑之下未
聞幡然而起者臣竊惜之自今伊始日開經
筵無底作輟痛革侈俗廣開言路以圖終始
如一之務焉 上嘉納○命審理明川朴宗

允獄案其妻女令本道另加賙恤敎曰屢經撿査而尚未究竟可知獄情之疑眩而金女之積年嗚寃稚女之日夜號哭非徒矜惻亦甚嘉尚申飭本道另加賙恤本案則既有道啓令秋曹十分審愼即速禀處○冬十月雷避正殿減膳撤樂三日下敎責躬○行慶嬪金氏嘉禮宮號曰順和○十二月領議政權敦仁奏曰臣以節財用之道前亦屢有筵陳而目下國計之哀痛不啻倍蓰於年前故又敢有區區仰達矣捐不急之務損無益之費

以制經用之濫寬徵斂之繁嚴侵漁之禁以救倒懸之急懋儉約以變風俗之侈靡謹制度以軫宮府之一體警飭掌賦之臣俾謹出納之政則不幾年而將見民安物阜財不勝用此在殿下一轉移間事 上曰近日國計之漸絀民生之益困皆由於侈靡之風崇儉約謹制度果是藥石之論也予當加勉而卿亦董率百僚丕變習俗掌賦之臣一體警飭

戊申 十四年春正月 大王大妃寶齡六旬

王大妃寶齡望五稱慶詣仁政殿親上致詞
箋文表裏受賀頒赦命蠲貢市舊遺在三千
石各道舊還三萬石市民徭役泮人懸房贖
○命致祭于清州表忠祠居昌褒忠祠忠愍
公李鳳祥忠壯公南延年贈參判洪霖贈大
司憲李述原祀孫錄用以臨難殉國之再周
甲也○二月詣 穆陵元陵親祭○命致祭
于海恩府院君吳命恒故相臣崔奎瑞教曰
是歲即我 英廟揚武戡亂之再回甲也祗
謁仙寢愴慕罙切向因大臣所奏既致侑於

表忠褒忠兩祠矣戡亂諸臣之忠之勞又豈無示意之舉兩家祀孫並復職調用○三月追上 純宗大王尊號曰體聖凝命欽光錫慶加上 大王大妃尊號曰隆禧追上 翼宗大王尊號曰體元賛化錫極定命加上 王大妃尊號曰獻聖親上冊寶御仁政殿受賀頒教進饌于通明殿○命修泮宮試士于明倫堂教曰泮宮修繕之費雖有廟堂措劃多士蔵修之所宜有優異之舉特下錢三千緡以補工役○時有吸鴉片煙者命遠惡島

减死爲奴○秋七月領議政鄭元容奏曰凡人失學其病有二曰厭也曰怠也我 殿下聰明英睿上聖之姿也伏聞燕居常視簡編頻接近臣於書於事少無厭倦之意而獨講對則長時停輟召接則閱歲稀濶决知我殿下非厭學怠政而然也姑息成習志氣未立一日二日不能移此心而加諸彼耳 殿下業承熈洽疆域無事今日 殿下之盛時也事半功倍惟此時爲然光陰如流德業未就豈不可惜乎 上曰厭學怠政四字儘是

切中之言光陰如流德業未就云者誠覺瞿然陳勉之語若是眷眷可不服膺乎○九月鄭元容又奏曰稱以各宮房差隷以漁箭鹽船等稅築堰作洑等事侵虐殘民徵索閭里者決知非宮房所知之事皆由於京外無賴輩締結欺瞞而害歸於民請申飭各道直囚嚴懲 上曰此事每欲一番下教矣各宮房漁船堰洑等稅貽弊外邑害及殘民萬萬駭然在昔 正廟朝嘗以此飭教截嚴如非籌司知委而或有內司諸宮房圖署文蹟於外

邑則該道臣卽爲狀聞之意著爲法禁矣在今日尤當遵守成憲卿言又如此自廟堂關飭諸道若有此等之事切勿施行卽爲狀聞以杜後弊亦爲嚴飭於內司諸宮房俾無敢如前襲謬也○命講製文臣加抄啓○命守令別薦準職人等加資未準職人隨窠甄用○冬十月雷敎曰當此收藏之節有何轟燁之異乎天之降災必有以也靜言思之咎在寡躬自今日避正殿減膳撤樂三日凡我大僚三司及在野之臣咸言得失毋有所諱○

國朝寶鑑續成先是 上御 景慕宮齋室
台時原任大臣詢以 正廟純廟翼廟三朝
寶鑑續纂事諸臣同辭仰贊仍命詞臣分掌
纂輯領中樞府事趙寅永總裁閱二十一月
而成凡十有四卷諸臣具箋以進 上御仁
政殿親受諸 宗廟親上于各室受賀頒赦
洗草日遣承旨宣醞○鄭元容奏曰 三朝
之寶鑑親上萬世之宏規誕揚其文則堯典
禹書也其事則文謨武烈也古人所謂當法
祖宗正謂此也今 殿下日開講幄潛心經

史克進緝熈光明之域則是法我　先王典學之德也宵旰憂勤端本出治罔或一日自豫則是法我　先王勤政之德也一念固本如傷若保仁心仁聞浹洽而固結則是法我　先王愛民之德也至公無私惟才是用庶績咸熈則是法我　先王用人之德也卑宮菲衣屏絶細娯常以不矜終累爲念則是法我　先王昭儉之德也恢弘淵度從善如流無一人以言獲罪者則是法我　先王來諫之德也伏願自今日召儒臣課讀見一政之美則

必倣則之間一事之善則必遵施之 先王
德化之盛復見於今日萬億磐泰之基自今
伊始臣請以是獻焉 上曰寶鑑覲上聖謨
丕揚豈不慶幸文謨武烈無非予小子監法
之事而令卿六條所陳俱為切至寧不銘念
乎○又有雷異教曰昨日昨夜又有雷異矣
上天之示警於小子何其至也十日之間丁
寧諄複不啻若耳提面命不穀莅阼雖不知
譴告之在何事而天豈遠人災不虛生反顧
循省惟有憂懼責躬舊例不可以應文而廢

之自今日減膳三日以伸敬畏萬一之忱予則雖以貶躬之意特減常膳至於大臣引義之劄本是過當大抵致災皆由予否德何有於大臣須各安心○十一月六道儒生李鎭宅等五千五百九十餘人上疏請庶類疏通上答曰此豈徒爲爾等之寃鬱而已實有欠於王者立賢無方之義況有　列聖朝前後聖諭又如是勤摯者乎疏辭令廟堂從長稟處○十二月時開城包蔘政敝而留守鈌備局以金鼎集薦　上可之曰此人公廉素著

必副委畀之意

己酉 十五年春正月朔日 上詣仁政殿親上致詞箋文于 大王大妃教曰今年即我東朝周甲之慶年也其在及老之義宜有識喜之舉文臣三品侍從以上武臣梱帥以上蔭官三品準職以上年六十一歲以上人各加一資市民徭役限二朔泮人懸房贖限三十日蠲除貢人舊遺在限 千石諸道舊還年家久者限十萬石並蕩減◯二月教曰科場之弊古或有之然古之弊惟在考試之難

明程式之不工今之弊在於考試程式之外物色而取之書札而圖之蔑法營私茶飯行之每經大小之科輒失中外之望掌試者茍能一心持公雖百伎幻弄千徑鑽刺所謂關節焉得到於包老也大抵士趣之不正則試官之不秉公而然也試官之不秉公則謂守一人可以欺蔽無所畏忌而然也國綱雖曰掃地太阿不在此手乎以士子言之發身之初已犯罔上之科他日事君將何藉手為其父兄者亦敢曰在家不知隨其現發斷當以

加倍之律罪其家長○夏五月女僧昌善聚僧徒五六人擔舁佛像攔入楊州鄉校置佛像於明倫堂上鳴錚念梵恣意喧聒舉措駭悖道臣狀聞其事命昌善處絞其餘僧徒減死島配○上自春感疾駸駸示憊猶勤萬幾如 太廟展省與試藝試士不以違豫而替行五月 大王大妃誕辰賀儀自內行禮台見大臣曰今日台接欲同慶也天顔有悅豫之色羣臣咸以庶幾遄復為喜六月六日壬申疾革竟以午時昇遐于昌德宮之重熙堂

羣臣攀擗叩胷曰天乎　三宗大聖之後至於斯乎吾王至仁也仁者亦不壽乎如　宗社何都人士女奔走號哭若將朝夕不保者大王大妃遣大臣迎宗室哲宗潛邸諱于江華先封德完君仍命嗣位羣臣議　上德行功業上謚曰經文緯武明仁哲孝廟號憲宗今上隆熙二年追尊爲成皇帝

國朝寶鑑卷之八十六